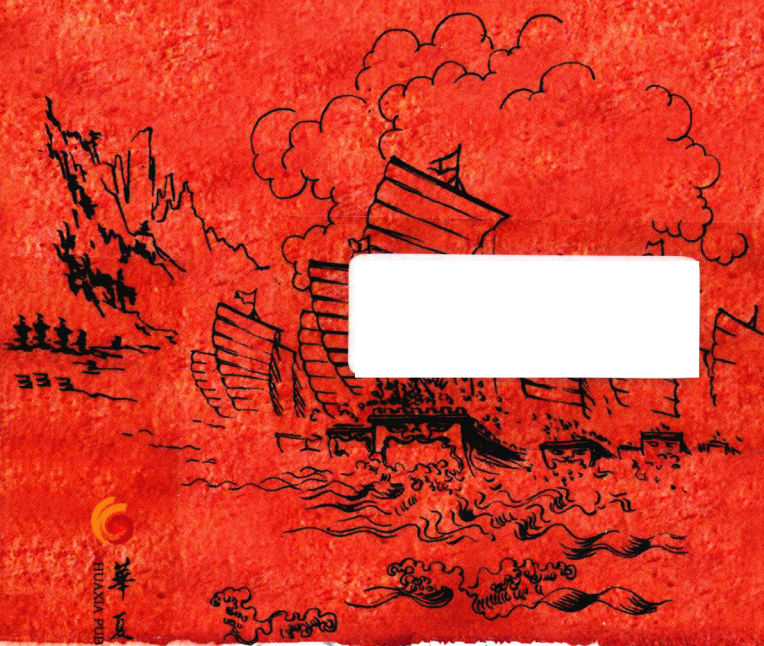


南北朝 故事新编

下

南北朝

马舒 编写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南北朝

故事新编

下

马舒
编写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北朝故事新编 / 马舒编著.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 - 7 - 5080 - 8121 - 2

I. ①南… II. ①马… III. ①历史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5775 号

南北朝故事新编

作 者 马 舒
责任编辑 查 纯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26.25
字 数 588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上下册)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上 册

1 从弃婴到皇帝	1
2 虎牢之役	5
3 营阳王	10
4 赤诚之心	14
5 “反为蝼蚁食”	19
6 两攻统万城	22
7 唱筹量沙	26
8 山水进入诗坛	31
9 一代天才的冤狱	36
10 假飞龙围成都	42
11 “坏汝万里长城”	47
12 异母兄弟	51
13 范晔之死	56
14 元嘉之治	62
15 《世说新语》	67
16 姑臧无水草	71
17 太平真君	76

18 禁佛诏	80
19 盖吴起义	84
20 非常人做非常事	89
21 悬瓠四十二天	92
22 崔浩“国史”之狱	96
23 先让一步	101
24 血战陕城	105
25 彭城下的舌战	109
26 满酒坛的尿	114
27 宗爱连杀二帝	120
28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124
29 义师四起	130
30 元凶的痴望	134
31 “万人敌”	138
32 攻心为上	142
33 “龙性谁能驯”	147
34 广陵浩劫	152



35	俊逸鲍参军	157	57	“箭靶子”	258
36	兄妹诗情	162	58	独木难支大厦	262
37	鄱阳湖沉冤	166	59	太后烛中令	267
38	嗤笑种田佬	171	60	宋齐禅代	272
39	铸钱的风波	177	61	刘昶的复国梦	276
40	愿来世不生帝王家	182	62	狗儿和猪儿	281
41	八旬老将之死	186	63	范缜的《神灭论》	286
42	竹林堂射鬼	191	64	唐寅之起义	291
43	普天同叛	196	65	老猿为何哀鸣	296
44	平定东南五郡	200	66	苏小小传奇	300
45	烧米三十万斛	204	67	文明太后	304
46	软硬兼施攻寿阳	209	68	拓跋宏迁都洛阳	308
47	好了疮疤忘了痛	213	69	败家子	313
48	彭城再败	217	70	灰尽粉灭	318
49	北魏占青、冀	219	71	“其当有意”	323
50	郎官二十七年	224	72	“日月在躯”	328
51	太上皇帝	229	73	孝文帝首次南征	332
52	二李和一范	232	74	北魏改制	337
53	“赐死”	237	75	大义灭亲杀太子	342
54	呆子造反不成	242	76	二次南征	346
55	“四贵”	248	77	“李生”气死“中书”	351
56	不争气的发难	253	78	熟饭给人吃	355

79 焦尾琴	360
80 握蛇骑虎	365
81 令人长忆谢玄晖	371
82 皇帝梦的破灭	376
83 “作事不可在人后”	381
84 难得枕上死	386

85 鱼篓里的人头	390
86 王肃轶事	396
87 步步生莲花	400
88 两空函定一州	406
89 兵压汉口	410
90 东昏侯的笙歌	414

下 册

91 齐亡梁兴	419
92 蜀乱二年	424
93 “钓鱼人”	429
94 争夺义阳	433
95 丘迟《与陈伯之书》	438
96 不畏萧娘与吕姥	442
97 元英钟离惨败	447
98 可怜咸阳王	452
99 一条“蠹虫”的死	457
100 搬开拦路大石	461
101 枉杀贤王	466
102 “饥鹰侍中”	470
103 “一代辞宗”	474

104 江郎才尽	479
105 科学巨匠祖冲之	484
106 正月十三之夜	488
107 于忠的沉浮	492
108 浮山堰巨劫	497
109 “只恨石崇未见我”	501
110 北宫饥寒夜	506
111 胡太后复政	510
112 龙门石窟	515
113 六镇大起义	519
114 关陇起义	524
115 叛离的统帅	528
116 东昏侯的遗胎	533



117	葛荣大闹河北	537	139	“风吹草低见牛羊”	641
118	河阴之变	542	140	木兰从军	645
119	棍棒对绳索	547	141	没有加点的书信	650
120	“千军万马避白袍”	551	142	佛化治国	654
121	“神兽”	556	143	菩萨皇帝	658
122	孝庄帝亲手杀霸臣	560	144	拒人千里之外	663
123	“哀风吹白杨”	565	145	大能人阿六	668
124	昭明太子	570	146	“北国无人物”	672
125	刘勰和《文心雕龙》 ...	575	147	吴老公薄心肠	676
126	钟嵘与《诗品》	579	148	“待哺婴儿”	681
127	满门才子	584	149	坚持守城的副帅	685
128	山中宰相	589	150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 ...	690
129	贺六浑起兵	593	151	梁武帝饿死台城	695
130	尔朱氏的覆灭	598	152	不用大宝年号	699
131	宇文泰崛起	603	153	“狗脚朕”	704
132	魏分东西	608	154	北齐代东魏	708
133	沙苑之战	613	155	“寿酒”	713
134	河桥之战	619	156	“天亡我也”	717
135	苏尚书	623	157	金饼银饼重于命	722
136	邙山两败俱伤	628	158	焚书断剑	726
137	高欢父子整肃吏治	632	159	没有任何戒备	731
138	七万尸共一冢	638			





160 鸭块荷叶饭	735	170 “龙子”所为	781
161 北周立国	739	171 瞎“国宝”害贤相	785
162 元魏三大奇书	744	172 “本是彼物，任其取去” ...	790
163 梁陈禅代和王琳	749	173 无愁天子	793
164 痴癫天子	754	174 更请君王猎一围	797
165 死后的金眼睛	759	175 “亡国之音不足听也” ...	802
166 “勿效前人”	764	176 “庾信文章老更成”	807
167 黄河上的椎冰	768	177 如此继承人	811
168 “天遣我来”	773	178 “六朝遗事何处寻”	816
169 伊、霍之才	776		

上以母官宦之家。但这个家庭在刘裕父亲于异乡举家败落。刘裕刚呱呱坠地，母亲就得了气，父亲随即没让养活他，带着心肝被麻布包裹丢在旷野里。幸亏刘裕的姨妈刘芷念祖孙，他的生命才得以延续。刘裕长大后曾从新野（今河南南阳）移居广平，在广平种过田，也曾靠卖鞋糊口。之后投军有了战功，地位逐步升高。

413年，东晋都督荆州诸军事桓玄篡位称帝，刘裕放于孝武皇帝七十三人在京口和广陵（今江苏扬州）发动，发动了叛。亮二州兵卒约一千七百余人，向健康平叛。五天内就赶走了不得人心的桓玄，接着又指挥所部队伍转战各地，历时一年多，彻底消灭了桓玄势力。

刘裕为东晋时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宋齐梁陈等朝代，均以刘裕为

鼻祖，当时为东晋乱代，刘裕为南朝

| 91 齐亡梁兴 |



萧衍东征，无战不克，无坚不摧，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可是在江陵辅佐齐和帝的萧颖胄却常常遇到难题。有些郡县不愿臣服齐和帝，巴西和巴东两个郡的军队顺着长江而下，势如破竹，一直到了一百多里外的上明（今湖北枝江西南），江陵内外大为震恐。

萧颖胄派出飞骑送警报给正在攻打建康的萧衍，要求派兵回来救援。萧衍连眉毛也没动一下，回答来使说：“救兵逆流而上，即使能赶到，怎么来得及解救江陵！巴西、巴东郡的队伍是乌合之众，只要公卿们保持镇定，他们就会撤退溃散。如果需要兵力相助，我的两个弟弟（指萧伟及萧憺）带兵在雍州，征发他们保卫皇上，不是难事。”萧颖胄听了这样的答复，赌气不召雍州的兵马，只是派右卫将军蔡道恭率军去抗拒巴西等郡的队伍。两军相持不下。

萧颖胄迟迟不能击退两郡队伍的侵扰，又见到萧衍的捷报如雪片似的飞到江陵，心中又气又愤又忧得了病，几天就不治而死。中领军夏侯详将噩耗隐瞒下来，找了一个笔迹相似的人，代为写发号令，同时秘密报告萧衍。萧衍也守口如瓶，另派他的弟弟萧憺从雍州带兵去保卫江陵。巴西、巴东的将士听说建康岌岌可危，都惊恐溃散或向蔡道恭投降，齐和帝这才公开发布萧颖胄





的死讯。

萧颖胄和萧衍原先是齐和帝的左右支柱，萧颖胄既然死去，萧衍就成了唯一的顶梁柱了。起先诏书任命夏侯详为尚书右仆射、荆州刺史，夏侯详审时度势，坚辞不受，一定要让给萧憺。萧憺原先官位不高，暂被任命为行荆州府州事，不仅因此抓到了荆州军政之权，连齐和帝的朝政都一手控制住了，萧衍兄弟就这么霸占了天下。

东昏侯萧宝卷被杀，群臣联名送书信及首级给萧衍时，右卫将军王志看着这个皇帝的脑袋，叹息说：“戴在头上的冠冕虽然破烂了，总不能穿在脚上吧！”于是他采了一小簇庭院中的树叶，用手搓摩后强咽下肚，伪装胸闷呕吐，告病而退。萧衍看到群臣送来的书信上没有王志的署名，心中十分嘉许，认为他是一个忠义之臣，准备日后重用。

齐和帝早就下诏说，打下建康后，萧衍有权处理一切事宜。因此萧衍驻扎新林部署攻城时，建康宫城里的文武百官“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都找熟人关系去向他大献殷勤。尚书右仆射王亮在东昏侯跟前唯唯诺诺，却不向萧衍私下奉承。东昏侯死后，王亮去见萧衍，萧衍板着脸问道：“过去你看着东昏侯颠而不扶，要你高居相位干什么？”王亮毫不在意地回答：“如果他是可以扶得起的人，明公也就没有今天了！”

王亮是王志的族侄，他们同是琅琊临沂王家大族的人，萧衍还得重用他们，借以笼络士族。

东昏侯临近失败之时，将建康百姓及士族都关闭在宫城里。萧衍入宫后，立即将他们全部释放。这些人一出宫门，便被士兵搜身，凡发现有挟带的宫内财宝一律收缴。杨公亲自带领部属列

队于东掖门，护送公卿士民出宫返家。萧衍又派张弘策带队伍清理宫室，封存府库，公私两清秋毫无犯。至于潘贵妃以及幸臣茹法珍、梅虫儿、王暄之等四十人都被逮捕起来。这几项措施使建康士民对萧衍口服心服。

萧衍又以宣德太后之令，任命自己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承制处理一切政务。他将太后捧出来，江陵的齐和帝就不在他眼里了，其用意已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萧衍以王亮为长史，王志为骠骑大将军军府的长史。并且下令荡涤东昏侯的一切苛捐杂税和暴政，收葬抚恤义师的死难者，掩埋为东昏侯战毙的尸体，京城逐步恢复正常。

潘妃的美貌倾国倾城，萧衍馋涎欲滴。王茂说：“东昏侯就是因为这个尤物而亡的，你要留下来，公众要有议论吧！”于是萧衍下令在狱中缢死潘妃，同时斩杀那一批幸臣。中唐诗人韦洵曾有诗咏叹东昏侯和这步步生莲花的潘妃道：“秋月春风几度归，江山犹是旧宫非。东昏旧作莲花地，空想曾披金缕衣。”

当萧衍顺江东下时，东昏侯任命的豫州刺史马仙琕坐镇历阳（今安徽和县），不肯归附。萧衍派马仙琕的旧友姚仲宾去劝降。马仙琕见到老友，设宴热情招待，但姚仲宾劝降的话一出口，他马上翻脸不认人，将其绑赴营门口处斩。萧衍接着又派马仙琕的族叔马怀远去做说客，但马仙琕“大义灭亲”，又要下令开刀，僚佐们好劝歹说，才免一死。萧衍包围进攻宫城，马仙琕还在江流上，青天白日抢劫西来的运输船只。

东昏侯的宫城指日可下，附近各州郡都派使者来向萧衍投降，但是吴兴太守袁昂却还是守城对抗，萧衍写了招降信给他



说：“根本既倾，枝叶安附？你向昏主尽力，不是为忠，以后你的家门要被屠灭，岂能称孝！你如果幡然悔悟，才可以自招多福。”袁昂复信吞吞吐吐，还是不愿投降。建康平定，萧衍派豫州刺史李元履去巡视京城东头各郡，特地叮嘱不要用强兵去威吓凌辱袁昂。袁昂也是世家大族，萧衍必须笼络。因此李元履到了吴兴，没有耀兵示武。袁昂也不说什么投降不投降，只是大开城门，撤走守兵。

马仙琕听到东昏侯的死讯，大哭着对将士说：“我受托守城，决不投降，要做一个忠臣。你们都有父母，还是出城投降做孝子吧！”他放将士们出了历阳城，自己留着数十名壮士，紧闭豫州府的大门。萧衍的士兵冲入历阳，将州府包围了几十重。马仙琕命令壮士们挽弓搭箭，只等进攻一开始，就射箭抵抗。包围的士兵不敢盲动，一直等到天色已暮，寒鸦归巢，马仙琕将弓丢在地上说：“你们来捉拿吧！我是不投降的。”手下的壮士们都走散了，马仙琕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萧衍的士兵将他关在囚车里送到建康，萧衍命人打开囚车放他出来，等待袁昂到时，萧衍亲自接见他俩，说道：“要让天下人都看看你们两位义士！”

萧衍又对马仙琕说：“过去你杀使者，拦劫运输船只，是为敌主效忠，我能够谅解，你也不要见外！”马仙琕这才服气，说道：“小人如同失了主人的一条狗，现在有人饲养我，我一定忠心耿耿！”萧衍大笑，对他俩优礼相待。袁昂以后被任为侍中、吏部尚书，多年后又任尚书仆射、尚书令。马仙琕以后被任为南义阳太守，又任司州、豫州刺史。

再说南齐宣德太后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物，原先她住在皇宫外的“宣德宫”，萧衍将她迎入宫内，临朝称制。虽然萧衍自

已要求解除了承制处理朝政的特权，但实权仍在他手中。他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职位也更高了。

范云、沈约与萧衍原先都是竟陵王西邸“八友”中的伙伴，萧衍掌权，他俩更是他的心腹。萧衍心中有受禅的想法，他俩也很明白。沈约劝说得最紧，他对萧衍讲：“如今大业已成，还要等待什么？如果江陵的和帝回到建康，君臣的名分就此要定下来，到那时还有什么人再跟你行叛逆之举呢！”这句话打中萧衍的要害，他禁不住连连点头赞许。

沈约出宫后，萧衍又召见范云，范云所说当然和沈约是一个调儿。萧衍道：“英雄所见略同，你明天就和沈约一起再来细细商量吧！”范云去通知沈约，沈约说：“明晨入宫，你一定要等我。”范云一口允诺。哪知第二天一大早，沈约却提前单独入宫，萧衍叫他先做些准备，沈约就将预先拟就的禅让诏书以及文武百官的任命名单拿出来，萧衍喜出望外。这时，范云也到了宫门口，但被禁卫阻挡，不准入内。他想到昨日与沈约相约的前前后后，不免一边徘徊，一面长叹不止。

不久，萧衍又召见范云，赞扬沈约才智纵横，并且说：“我起兵首尾已逾三个年头，诸将功劳很大，但成就帝业的，就是你和沈约两人！”

宣德太后称制半个月后，诏书下达，晋萧衍为相国，封为梁公。又过了一个月，又晋爵为王。齐和帝从江陵回京，到了姑孰，就下诏禅让。南齐的文武百官八百一十九人，梁王的僚属一百一十七人，都上表劝进。于是萧衍正式登上皇帝之位，国号为梁，改元天监，他就是梁武帝，时间是在502年四月初八。

南齐从萧道成于479年四月立国，共历二十四年而亡。

梁武帝登基，典礼完毕，对范云说他在当天感到“懔乎若朽



索之取六马”的滋味。这句话原是《尚书·五子之歌》中的，意指感到非常危惧。范云回答道：“但愿陛下日慎一日。”梁武帝点头称是。

宣德太后的历史作用已经完成，称号被改为齐文帝妃，齐和帝改称巴陵王。几天以后，萧衍派了亲信郑伯禽到姑孰见他，送去一点黄金。巴陵王萧宝融知道这是要自己吞金而亡，就说：“要我死，用不到这些黄金，喝足醇酒就可以了。”于是自己不断灌酒下肚，沉醉后被郑伯禽折断颈骨肋骨而亡，死时不过十五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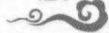
| 92 蜀乱二年 |



人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未平。齐末梁初的蜀地，又出现了这种局面。

南齐末年，益州刺史是刘季连，他的父亲在刘宋时曾做过益州刺史，可是不仅一无政绩，而且贪污不法，臭名远扬。刘季连上任时，其故旧父老碍于情面，接待热诚。他下车伊始，却也很有风度，亲自走访知名人士，遇见父辈的故吏，居然洒下不少感怀的眼泪。瞧他如此待人接物，各族黎民深深寄以重望。

东昏侯多次征召刘季连入朝为右卫将军，他听说朝中祸端屡起，既不愿到建康去，又想在蜀地称霸，逐渐暴露疑忌狭隘的本性。他办事刚愎酷狠，使原来蜀地的大族们怨怒异常，各郡县的叛乱此起彼伏。



梁齐替代，刘季连不冷不热。梁武帝萧衍派人送他的两个儿子及弟弟刘子渊入蜀，一面表示慰劳，一面劝他入朝。刘季连不敢违抗，准备行装打算起程。

梁武帝新派的益州刺史是左将军邓元起，南郡（郡治即为江陵）人，早先刘季连任南郡太守时很瞧不起他。现在刘季连还没有动身，代邓元起先来接收的典签已到了成都。刘季连一见，大吃一惊，原来这典签是朱道琛，曾在南郡担任过自己手下总管诸吏的总录，那时因犯罪要被杀而潜逃，眼下竟成了面对面的交接大员。两人一见，朱道琛出言不逊，冷语相讥，惹得刘季连一肚子火。朱道琛又遍访州府的官员和名士，他并不在于要熟悉人情，两只眼骨碌碌地对别人摆设的宝物直盯。识相的人自愿奉献，遇见不知趣的，他自己伸手就要。当然也有舍不得割爱的，朱道琛当下铁青着脸，狠狠地说：“不久都要归属他人了，何必如此吝惜！”

刘季连过去蔑视邓元起，人所共知。朱道琛又说了不少含意不良的话，官员们于是都传说邓元起到后一定要报复杀害刘季连，并且株连同僚。僚属们怀着恐惧向刘季连诉说商量，刘季连也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估算益州尚有精兵十万人，想起三国鼎立时的蜀汉，就长叹道：“身据天险之地，手握如此众多强兵。进可以匡扶社稷，退也不失做一个刘备。丢下这样的地利人和，岂不太傻！”

主意已定，刘季连齐集僚属，声称受了南齐宣德太后的命令，起兵发难，恢复齐国，同时抓住朱道琛，新仇旧恨，一刀了结。

巴西太守朱士略不愿参加刘季连的谋反，却去欢迎新任刺史邓元起。邓元起入蜀没有带什么兵员和财物，眼见刘季连叛变的



势力强大，起初担心自己无力征服。现有了朱士略的加盟，便在巴西大张旗鼓招兵买马。原先在刘季连酷政下逃亡的蜀民，纷纷前来投奔，成为响应朝廷的义兵，总数达到三万多人。邓元起几乎白手起家，没有什么可以赏赐将士，对于归顺的豪杰人士只得封官许愿，受命为别驾、治中（州郡的主要僚属）等官位者，近二千人。

将士为数不少，但粮食却空无所有。有人劝邓元起采取校检户籍的办法，查清巴西一郡的隐蔽户口加以处罚来充作军粮，邓元起想到过去历朝曾以此大大增加财政收入，准备采纳。新归附的涪县县令李膺说：“你前有劲敌，后无援军。清查户籍的压力很大，民众离心，后悔莫及。关于军粮，我可以另行设法。”邓元起认为言之有理，委托他全力筹粮。李膺四出游说富裕的百姓，竟齐集三万多斛粮食。

兵齐粮足，邓元起向成都进军。刘季连派中兵参军李承伯率兵抗拒，互有胜负。但人心向背已定，李承伯终于败退成都。刘季连坚壁清野，强迫附近居民入城固守。邓元起指挥将士包围了成都，断绝送粮道路。蜀中近两年来各地不断起义，运送成都的粮食原来就很少，城内余粮无几。如今粮道截断，饥荒一天重于一天，一升米三千钱也买不到，饿死在大街小巷里的尸体比比皆是。无亲人保护的孤独者，竟被他人残杀分食。刘季连本人也只得喝一点稀得可以照出人面的水粥充饥，要想屈膝投降，却难以启口。

正在刘季连束手待毙时，突然建康的皇使到达，宣读恕罪及准许投降的诏书，这是他求之不得的，立即肉袒请罪。邓元起派人送刘季连住在城外，不久又亲自去看望他，态度亲切和蔼，以礼相待。刘季连感动得涕泪横流说：“早知如此，过去就不会被

朱道琛挑拨而胡闹了。”

邓元起又派将士护送刘季连去建康。他在成都出发时，除了原来的主簿一人送行外，别人连瞧也不去瞧他。到了台城，从东掖门开始，刘季连每走数步就跪拜叩首，直到梁武帝的跟前。梁武帝笑着问道：“你不是想做刘备吗？大概是没有诸葛亮来辅佐你吧！”刘季连羞愧得无言以对，一个劲地叩头，连声请罪，梁武帝开恩免他一死，赦为庶人。他的父亲在建康留有不少遗产，刘季连还能享点清福。可是他在任益州刺史后期为政残酷，杀了不少人，有一个死者的儿子叫蔺道恭，逃亡在外伺机报复。刘季连回建康约两年后的正月里，步出建阳门看热闹，突然腰部被利刃插入而死，这就是蔺道恭为父复仇。

邓元起在刘季连投降后进入成都，看到珍宝堆积如山，分赐将吏僚佐，只有长史庾黔娄一无所取。邓元起认为他故意做作，厉声责问：“你为什么独独不拿一点？”庾黔娄为了表示不违命令，就要了几筐古籍。邓元起深受感动，自己也不取财物，上任后比较能够体恤民情，就是喜欢喝点杯中物，一觥下肚脸不改色，言语不乱，而且到此为止再也不多饮一滴，受到蜀人的赞扬。

邓元起重用庾黔娄以及名士蒋光济。这两人一个极为清廉，一个足智多谋，替邓元起办理州事公正顺当，大得人心。可是邓元起的小舅子梁矜孙却居心不正，十分妒忌他俩，暗下对邓元起说：“城中风言风语，说益州有三个刺史，你能受得了吗？”邓元起是个软耳朵的人，从此就逐渐疏远庾、蒋二人，这样他的政绩走了下坡路，他的手脚也不干净起来。

过了两年，梁武帝想要侄子萧渊藻任益州刺史，邓元起听到